

漢
魏
叢
書

二
二

0
2
3

新書序

余昔承乏選部時偶於京國書肆中得
賈太傅新書鈔本凡若干卷余手披目
覽口誦心惟始而駭終而不知神與之
接融融濼濼不知旨之樂之詠之歎之
於是乎乃知太傅之生值漢室初造充

嶽氣完之時通乎天人精微之蘊窮乎
歷代治亂之故洞乎萬物榮悴之情究
乎禮樂刑政之端貫通乎仁義道德之
原故正言竑議卓卓乎其竒偉悠悠乎
其深長鑿鑿乎其有援據如江河盪滴
而莫測其涯也如風霆變化而莫見其

迹也如雲霞卷舒出沒晦靄千態萬狀
而莫可名言也世之稱近古者亦在是
矣所宜珍重不啻若湯盤周鼎而毋敢
忽焉正德甲戌余致政家居長沙郡守
陸公以誼謫于長沙去今千有餘歲
國朝既崇祀享之禮但傳長沙時所著

新書獨無傳焉乃檢閱郡齋故積中得
版刻數十片計其脫落尚多因詢於余
余即出是本補刻遂成完書屬余爲序
余惟太傅高世之才殆出天縱漢劉向
稱其通達國觚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
班史痛其不用但謂其天年早終雖不

至公卿未爲不遇誼過長沙作賦以弔
汨羅而太史公傳於屈原之後明其若
屈原之忠而遭棄逐也宋歐陽公謂其
所陳孝文略施其術猶能以德於成康
况用於朝廷之間坐於廊廟之上則舉
大漢之風登三皇之首猶決壅裨墜爾

蘓公論其爲王者之佐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此數公者故有定論誠毋容加喙於其間顧其書之在霄壤中上則爲德星爲慶雲下則爲朱草爲醴泉究景常新而精神不虧亘萬古猶一日奈何自宋淳熙辛丑提學漕使程公版

刻之後三百餘禩僅得一陸公補輯殘
缺爲書再行是何寥寥知賞之難也非
惟嘉惠後學廣其見聞以資博識慎而
擇之而立身行己之道亦寓爲中間如
鑒秦倍之薄惡指漢風之奢僭請定經
制述三代之長久深戒刑罰明孤秦之

速亡譬人主之如堂所以優臣子之禮
置天下於大器所以示安危之幾凡憂
民傳職官人大政等篇皆經濟之大略
又有國與天下者之所當鑒也郡守公
名相字良弼弘治癸丑進士累官南京
吏曹郎中英名偉績有所自也政尚平

恕有古循吏風今觀是益可見其知所
擇而其蘊畜之富未可量也故不揆愚
陋僭書于端以識歲月云

正德九年菊月吉旦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長沙黃寶序

新書目錄

第一卷

過秦上第一

過秦下第二

宗首第三

數寧第四

藩傷第五

藩疆第六

大都第七

等齊第八

服疑第九

益壤第十

第二卷

權重第十一

五美第十二

制不定第十三

審微第十四

階級第十五

第三卷

俗激第十六

時變第十七

瑰瑋第十八

孽產子第十九

銅布第二十

壹通第二十一

屬遠第二十二

親踈危亂第二十三

憂民第二十四

威不信第二十五

第四卷

匈奴第二十六

勢卑第二十七

淮難第二十八

無蓄第二十九

鑄錢第三十

第五卷

傳職第三十一

保傅第三十二

連語第三十三

輔佐第三十四

問孝第三十五

第六卷

禮第三十六

容經第三十七

春秋第三十八

第七卷

先醒第三十九

耳痺第四十

諭誠第四十一

退讓第四十二

君道第四十三

第八卷

官人第四十四

勸學第四十五

道術第四十六

六術第四十七

道德說第四十八

第九卷

大政上第四十九

大政下第五十

脩政語上第五十一

脩政語下第五十二

第十卷

禮容語上第五十三

禮容語下第五十四

胎教第五十五

立後義第五十六

附錄

賈誼傳 見前漢書

新書目錄終

新書卷第一

漢 雒陽賈誼著

明 新安程榮校

過秦上

事勢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
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
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
之具外連衡而闘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
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

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比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
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
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
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
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兼韓魏燕趙宋
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
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
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
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仰關而

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秦
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縱散約
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
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疆
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
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
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
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粵
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

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
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
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鋦
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
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
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
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
之業也始皇旣沒餘威振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
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

有仲弓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
俛起阡陌之中率疲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
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合而響應贏糧而景從
山東豪傑遂竝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
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
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銛於鉤戟
長鍛也謫戍之衆非抗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
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
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

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
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
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
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過秦下

事勢

秦滅周祀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四海養天下
之士斐然嚮風若是何也曰近古而無王者久矣周
室卑微五霸既滅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勁強
凌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弊今秦南面而王天

下是上有天子也卽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
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
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
民廢王道而立私權焚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
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危者貴
順權以此言之取與攻守不同術也秦雖離戰國而
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以其所以取之守之
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使秦王
論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

之主猶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
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亡
夫寒者利短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蒼蒼新主之資
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嚮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
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
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
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孥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
發倉廩散財幣以賑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
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

新更節循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盛德與天下息矣卽四海之內皆歡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有狡害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弭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之官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歛無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百姓困窮而主不收卹然後奸僞竝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糝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群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

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
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者見終始之
變知存亡之由是以牧民以道務在安之而已矣下天
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故曰安民可與行義
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
在於戮者政之非也是二世之過也秦并無諸侯山
東三十餘郡修津關據險塞繕甲兵而守之然陳涉
率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
挺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峻不守關梁不閉長

戟不刺彊弩不射楚沛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
難於是山東諸侯竝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
征章邯因其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群臣之
不相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而遂不悟借使子嬰有
庸主之材而僅得中佐山東雖亂三秦之地可全而
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
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
雄此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昔日同心
并力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并列良將行其師賢相

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
開關百萬之走逃北而遂壞然困於嶮阻而不能進
者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雖小邑
伐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
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
未親其民未附名曰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
難犯也必退師安士息民以待其弊收弱扶罷以令
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身
爲擒者其揆敗非也秦王足已而不問遂過而不變

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雪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
弱無輔三主之惑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
世非無深謀遠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
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也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糜
沒矣故天下之士頷耳而聽重足而立竊口而不言
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也天下
已亂奸臣不上聞豈不悲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
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飭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
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霸征而諸侯從其削也

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叛矣故周王序得其道而千餘載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能長久由是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鄙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宗首

事勢

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嚮而擊今吳又見

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若
此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者
何也大國之王幼在懷衽漢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
年之後諸侯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所置傅歸
休而不肯仕漢所置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
徧置其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耶此時而乃
欲爲治安雖堯舜不能臣故曰時且過矣上弗蚤圖
疑且歲間所不欲焉黃帝曰日中必曩操刀必割今
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弗肯早爲已乃墮骨肉之屬

而抗劉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且謂天何權不甚奇而數削人豈可得也夫以天子之位用天子之力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至今則陛下誤甚矣特且失矣心竊踴躍離今春難爲已天傾時傾足力傾能孰視而弗肯理以傾時之失豈不靡哉可以爲良天下而稱特以爲此藉也竊爲陛下痛之甚在上幸少留計焉

數寧

事勢

臣竊惟事勢可爲痛惜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
大息者六若其他倍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
者皆曰天下已安矣臣獨曰未安或者曰天下已治
矣臣獨曰未治恐逆意觸死罪雖然誠不安誠不治
故不敢顧身敢不昧死以聞夫曰天下安且治者非
至愚無知固諛者耳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
抱火措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
偷安者也方今之勢何以異此夫本末舛逆首尾橫
決國制搶攘非有紀也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一令以

數日之間令臣得執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陛下
試擇焉何甚傷哉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執急也臣

聞之自禹已下五百歲而湯起自湯已下五百餘年
而武王起故聖王之起大以五百爲紀自武王已下
過五百歲矣聖王不起何怪矣及秦始皇帝似是而
卒非也終於無狀及今天下集於陛下臣觀寬大知

通竊曰足以操亂業握危勢若今之賢也明通以足
天紀又當天宜請陛下爲之矣然又未也者又將誰
須也使爲治勞知慮苦身體之馳騁鍾鼓之樂勿爲

可也樂與今同耳因加以常安四望無患因諸侯附
親軌道致忠而信上耳因上不疑其臣無族罪兵革
不動民長保首領耳固德窮至遠近者匈奴遠者四
荒苟人迹之所能及皆鄉風慕義樂爲臣子耳因天
下富足資財有餘人及十年之食耳因民業朴順而
樂從令耳因官事甚約獄訟盜賊可少斟有耳大數
旣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則萬生遂茂
晏子曰唯以政順乎爲神可以益壽髮子曰至治之
極父無死子兄無死弟塗無緇縲之葬各以其順終

穀食之法固百以是則至尊之壽輕百年耳古者五
帝皆踰百歲以此言信之固王爲明帝股肱爲明臣
名譽之美垂無窮耳禮祖有功宗有德始取天下爲
功始治天下爲德因觀成之廟稱爲大宗上配大祖
五漢亡極耳因卑不疑尊賤不踰貴尊卑貴賤明若
黑白則天下之衆不疑眩耳因經紀本於天地政法
倚於四時後世無變故無易常襲迹而長久耳臣竊
以爲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
至孝也以宰天下以治群生神明咸億社稷久饗至

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後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壽並五帝澤施至遠於陛下何損哉以陛下之明通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治非有難也陛下何不一爲之及其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一夫者臣謹稽之地驗之往古案之當時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獨太息悲憤非特敢忽也雖使禹舜復生而爲陛下計無以易此爲之有數必萬全無傷臣敢以寸斷陛下幸試召大臣有識者使計之有能以爲不便天子不利

天下者

臣請死

藩傷

事勢

夫樹國必審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主數爽其憂凶
饑數動彼必將有恠者生焉禍之所雜豈可豫知故
甚非所以安主上非所以活大臣者也甚非所以全
愛子者也既以令之爲藩臣矣爲人臣下矣而厚其
力垂其權使有驕心而難服從也何異於善砥鏤鄒
而予射子自禍必矣愛之故使飽梁肉之味玩金石
之聲臣民之衆土地之博足以奉養宿衛其身然而

權力不足以徼幸勢不足以行逆故無驕心無邪行
奉法畏令聽從必順長生安樂而無上下相疑之禍
活大臣全愛子孰精於此且藩國與制力非獨少也
制令其有子以國其子未有子者建分以須之子生
而立其身而子天將何失於實無喪而祿國無患子
孫世世與漢相須長沙可以久矣所謂生死而骨肉
何以異此

藩疆 事勢

竊迹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

韓王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
彊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廬
縮國北最弱則最後反長沙乃纔二萬五千戶耳力
不足以行逆則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全骨肉時
長沙無故者非獨性異人也其形執然矣曩令樊鄴
絳灌搃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韓信黥布
彭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
大計可知已欲諸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欲臣
子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絳灌欲天下之治安天

子之無憂莫如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
義國小則無邪心若與臣下相殘與骨肉相飲茹天
下雖危無傷也則莫如循今之故而勿變以前觀之
其國最大者反最先

大都

事勢

昔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羨賦
車各千乘焉亦足以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
朝乎范無宇曰不可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之
謀也都疑則交爭臣疑則並令禍之深者也今大城

陳蔡葉與不羨或不充不足以威晉若充之以資財
實之以重祿之臣是輕本而重末也臣聞尾大不掉
末大必折此豈不施威諸侯之心哉然終爲楚國大
患者必此四城也靈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羨實
之以兵車充之以大臣是歲也諸侯果朝居數年陳
蔡葉與不羨或奉公子棄疾內作難楚國雲亂王遂
死於乾溪于宇守亥之井爲詐若此豈不痛也哉悲
夫本細末大弛必至心時乎時乎可痛惜者此也天
下之勢方病大虺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

股臣聞尾大不掉末大必折惡病也平居不可屈信
一二指搗身固無聊也失今弗治必爲痼疾後雖有
扁鵲弗能爲已悲夫枝拱荷大弛必至心此所以竊
爲陛下患也病非徒癘也又苦跖盤上古躡字下古
戾字躡盤不可
行也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
王親兄之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無分
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專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
病癘也又苦跖盤也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等齊

事勢

諸侯王所在之官衛織履躡夷以皇帝在所官法論
之郎中謁者受鴈取告以官皇帝之法子之事諸侯
王或不蕪潔平端以事皇帝之法罪之曰一用漢事
諸侯王乃事皇帝也推是則諸侯之王乃將至尊也
然則天子之與諸侯臣之與下宜撰然齊等若是乎
天子之相號爲丞相黃金之印諸侯之相號爲丞相
黃金之印而尊無異等秩加二千石之上天子列卿
秩二千石諸侯列卿秩二千石則臣已同矣人主登
臣而尊今臣旣同則法惡得不齊天子衛御號爲大

僕銀印秩二千石諸侯之御號曰大僕銀印秩二千石則御已齊矣御既已齊則車飾具惡得不齊天子親號云太后諸侯親號云太后天子妃號曰后諸侯妃號曰后然則諸侯何損而天子何加焉妻既已同則夫何以異天子宫門曰司馬闌入者爲城旦諸侯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爲城旦殿門俱爲殿門闌入之罪亦俱棄市宮墻門衛同名其嚴一等罪已鈞矣天子之言曰令甲令乙是也諸侯之言曰令令儀之言是也天子卑號皆稱陛下諸侯卑號稱陛下天子

車曰乘輿諸侯車曰乘輿乘輿等也衣被次齊貢死
經緯也苟工巧而志欲之唯冒上軼主次也然則所
謂主者安居臣者安在人之情不異面目狀貌同類
貴賤之別非人人天根著於形容也所持以別貴賤
明尊卑者等級勢力衣服號令也亂且不息滑曼無
紀天理則同人事無別然則所謂臣主者非有相臨
之具尊卑之經也持面形而膚之耳近習乎晝近貌
然後能識則疏遠無所放衆庶無以期則下惡能不
疑其上君臣同倫異等同服則上惡能不眩於其下

孔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裳行歸于周萬民之望孔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而此之不行冰漬無界可謂長太息者此也

服疑

事勢

衣服疑者是謂爭先厚澤疑者是謂爭賞權力疑者是謂爭彊等級無限是謂爭尊彼人者近則冀幸疑則比爭是以等級分明則下不得疑權力絕尤則臣

無冀志故天子之於其下也加五等已往則爲臣例
臣之於下也加五等以往則以爲僕僕則亦臣禮也
然稱僕不敢稱臣者尊天子避嫌疑也制服之道取
至適至和以子民至美至神進之帝奇服文章以等
上下而差貴賤是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
事勢異則旗章異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祿異則
冠履異則衣帶異則環佩異則車馬異則妻妾異則
澤厚異則宮室異則床席異則器皿異則飲食異則
祭祀異則死喪異則故高則此品周高下則此品周

下加人者品此臨之埤人者品此承之遷則品此者
進絀則品此者損貴周豐賤周謙貴賤有級服位有
等等級既設各處其檢人循其度擅退則讓上循則
誅建法以習之設官以牧之是以天下見其服而知
貴賤望其章而知其勢季人定其心各著其目故衆
多而天下不眩傳遠而天下識祇卑尊已著上下已
分則人倫法矣於是主之與臣若日之與星以臣不
幾可以疑主賤不幾可以冒貴下不凌等則上位尊
臣不踰級則主位安謹守倫紀則亂無由生

益壤 事勢

陛下卽不爲千歲之治安知今之勢豈過一傳再傳哉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橫而大強也至其相與持之以縱橫之約相親耳漢法令不可得行矣猶且稟立而服疆也今淮陽之比大諸侯僅過黑子之比於面耳豈足以爲禁御哉而陛下所恃以爲藩捍者以代淮陽耳代北邊與疆匈奴爲隣働自完足矣唯皇太子之所恃者亦以之二國耳今淮陽之所有適足
足以餌大國耳方今制在陛下制國命而令子適足

以爲餌大國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
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邑里人主者唯天下
安社稷固不耳故黃帝者炎帝之兄也炎帝無道黃
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誅炎帝而無其地天下
乃治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
高皇帝以爲不可故斬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
日立諸子洛陽上東門之外諸子畢王而天下乃安
故大人者不怵小廉不牽小行故立大便以成大功
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

吏民繇役徃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敕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此終非可久以爲奉地也陛下豈如蚤便其勢且令他人守郡豈如今子臣之愚計願陛下舉淮南之地以益淮陽卽有後患割淮陽北邊二二列城與東郡以益梁卽無後患代可徙而都睢陽梁起新鄴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今所恃者代淮陽二國耳皇天子亦恃之如臣計梁足以捍齊趙淮陽足以

禁吳楚則陛下高枕而卧終無山東之憂矣臣竊以爲此一世之利也若使淮南久縣屬漢特以資奸人耳陛下幸少留意省臣昧死以聞臣誼竊昧死願得伏前陳施下臣誼所以爲治安陛下幸以少須臾之間聽以驗之於事未有妨損也臣聞聖主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爲人臣得畢盡其愚忠惟陛下財幸今陛下將不意之人與之積衆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之報於廣都之中者卽疑有專諸荆軻起兩柱之間其策安便哉此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矣願陛下少

留意計之

新書卷第二

漢 維陽賈誼著

明 新安程榮校

權重

諸侯勢足以專制力足以行逆雖今冠處女勿謂無
敢勢不足以專制力不足以行逆雖生夏青有仇讐
之怨猶之無傷也然天下當今恬然者遇諸侯之俱
少也後不至數歲諸侯皆冠陛下且見之矣豈不苦
哉力當能爲而不爲畜亂宿禍高拱而不憂其紛也

宜也甚可謂不知且不仁夫秦自逆日夜深惟苦心
竭力危在存亡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順
指而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知矣苟身常
無事畜亂宿禍未在所制也亂媒日長熟視而不定
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使曹勃不能制可謂仁乎

五美 事勢

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從制諸侯之
君敢自殺不敢反志知必菹醢耳不敢有異心輻奏
並進而歸命天子天下無可以徼倖之權無起禍召

亂之業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
割地定制齊爲若干國趙楚爲若干國制既各有理
矣於是齊悼惠王之分地盡而正趙幽王楚元王之
子孫亦各以次受其祖之分地燕吳淮南佗國皆然
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
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
侯國及封其子孫於彼也所以數償之故一寸之地
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制而已故天下咸
知陛下之庶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制定之

後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志。上下懽親，諸侯順附。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地制一定，則帝道還明，而臣心還正。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竒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效順。上使然也。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地制一定，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社稷長安。宗廟久尊，傳之後世，不知其所窮。故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美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

制不定

炎帝者黃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黃帝行道而炎帝不聽故戰涿鹿之野血流漂杵夫地制不得自黃帝而以困以高皇帝之明聖威武也旣撫天下卽天子之位而大臣爲逆者乃幾十發以帝之勢身勞於兵間紛然幾無天下者數矣淮陰侯韓王信陳豨彭越黥布及盧縮皆功臣也所嘗愛信也所愛化而爲仇所信反而爲寇可不恠也地里蚤定豈有此變陛下卽位以來濟北一反淮南爲逆今吳又見告皆其薄者也莫大諸侯澹然而未有故者天下非有

固安之術也特賴其尚幼倫猥之數也且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而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迹者而處骨肉相動又既有微矣其勢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知所移長此安寤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柰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所剝割皆衆理也然至髀髀之所非斤則斧矣仁義恩厚者此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勢已定權已足矣乃以仁義恩厚因而澤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今諸侯王皆衆髀髀也釋斤

斧之制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刃不折則缺耳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

審微

事勢

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非以善爲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爲一足以亂國家也當夫輕始而傲微則其流必至於大亂是故子民者謹焉彼人也登高則望臨深則窺人之性非窺且望也勢使然也夫事有逐奸勢有召禍老聃曰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管仲曰備患於未形上也語曰熒熒弗

滅炎炎柰何萌芽不伐且折斧柯智禁於微次也事
之適亂如地形之惑人也機漸而往俄而東西易面
人不自知也故墨子見衢路而哭之悲一跬而繆千
里也昔者衛侯朝於周周行問其名曰衛侯辟彊周
行還之曰啓彊辟彊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衛侯
更其名曰燭然後受之故善守上下之分者雖空名
弗使踰焉古者周禮天子葬用隧諸侯縣下周襄王
出逃伯聞晉文公率師誅賊定周國之亂復襄王之
位於是襄王賞以南陽之地文公辭南陽即死得以

隧下襄王弗聽曰周國雖微未之或代也天子用隧
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以地爲少余請益之文公乃
退禮天子之樂宮縣諸侯之樂軒縣大夫直縣士有
琴瑟叔于奚者衛之大夫也曲縣者衛君之樂體也
繁纓者君之駕飾也齊人攻衛叔于奚率師逆之大
敗齊師衛於是賞以温叔于奚辭温而請曲縣繁纓
以朝衛君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夫
樂者所以載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亡而禮從之禮
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亡而君從之惜也不

如多予之邑宓子治亶父於是齊人攻魯過亶父始
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不及刈獲請令民
人出自刈附郭者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宓子
弗聽俄而麥畢資於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
曰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熟耘曾弗得食也弗知猶
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蹴然曰今年無麥明
年可樹令不耕者得獲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
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
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使冗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

故明者之感奸由也蚤其除亂謀也遠故邪不前進

階級 事勢

人主之尊辟無異堂陛陛九級者堂高大幾六尺矣若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此其辟也故陛九級上庶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列等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施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鄙諺曰欲投鼠而忌器

此善喻也。鼠近於器，尚憚而弗投，恐傷器也。况乎貴大臣之近於主，帝子廉耻禮節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僂辱。是以係縛榜笞髡削之罪，不及士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蹏其撻者，有罪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輿，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僂不加其身。尊君之勢也。此則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群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今與衆庶徒隸

同黥劓髡笞僞弃市之法然則堂下不亡陞乎被
僇辱者不太迫乎庶耻不行也大臣無乃握重權大
官而有徒隸無耻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
重法者投鼠而无忌噐之習也臣聞之曰履雖鮮弗
以加枕冠雖弊弗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
改容而嘗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
有過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夫束縛
之係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牢正徒長小吏
罵詈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

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爾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中行滅之豫讓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黥面變容吞炭變聲必報襄子五起而弗中襄子一夕而五易卧人問豫讓讓曰中行衆人畜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故爲之國士用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折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人主遇其大臣如遇大馬

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

無耻隼

胡結反

苟無節廉耻不立則且不自好苟容而

可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推之矣主

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

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群下至衆而主上

至少也所託財噐職業者率於群下也俱無耻俱苟

安則主罷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君子所以

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

廉曰簞簋不飾坐穢汚姑婦姊妹母男女無別者不

謂污穢曰惟簿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
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其有罪矣猶未斥然至以呼
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訶之域者
聞譴訶則白冠冕纓盤水加劔造寢室而請其罪爾
上弗使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
上不使人頸蓋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令則北面再
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
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憚厲以
廉耻故人務節行上設庶耻禮義以遇其臣而群臣

不以節行而報其上者卽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
爲人臣者主尔亡身國尔忘家公尔忘私利不苟就
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主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
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衛
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境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
比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
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
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羲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託
六尺之孤此厲廉耻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

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新書卷第二

終

新書卷第三

漢 雒陽賈誼著

明 新安程榮校

俗激 事勢

大臣之俗特以牘書不報小期會不答耳以爲大故不可矣天下之大指舉之而激俗流失世壞敗矣固恬弗知恠大故也加刀筆之吏務在筐箱而不知大體陛下又弗自憂故如此哉夫邪俗日長民相然席於無廉耻禮義非循也豈爲人子背其父爲人臣因

忠於君哉豈爲人弟欺其兄爲人下因信其上哉陛下雖有權柄事業將何所寄之管子曰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四維不張國廼滅亡使管子愚無識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不可爲寒心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棄禮義捐廉耻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乎口耳慮念非顧行也今其甚者剽大父矣則大母矣踈嫗矣刺兄矣盜者慮探柱下之金掇寢尸之簾撻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拾萬石粟

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諸侯此其無行義之尤
至者已其餘猖獗而趨之者乃豕羊駘而往是類管
子謂四維不張者與竊爲陛下惜之以臣之意吏慮
不動於耳目以爲是特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
移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陛下又不自憂
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
有紀此非天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弗爲立
持不植則僵不脩則壞秦滅四維不張故臣乖而相
攘上下亂賤而無差父子六親殃僂而失其宜奸人

竝起萬民離畔九十三歲而社稷爲墟今四維猶未
備也故奸人冀幸而衆心疑惑矣豈如今定經制令
主主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奸人無所
冀幸群衆信上而不疑惑哉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
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無維楫
中流而遇風波也船必覆矣悲夫備不豫具之也可
不察乎

時變

事勢

秦國失理天下大敗衆拚黨知欺愚勇劫懦柱凌衰

攻擊奮者爲賢貴人善突盜者爲忤諸侯設誦而相
飭設讓而相紹者爲知天下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
威振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今
者何如進取之時去矣并兼之勢過矣胡以孝弟循
順爲善書而爲吏耳胡以行義禮節爲家富而出官
耳驕耻偏而爲祭尊黥劓者攘臂而爲政行爲狗彘
也苟家富財足隱枕肝視而爲天子耳唯告罪昆弟
欺突伯父逆於父母乎然錢財多也衣服循也我何
妨爲世之基公唯愛季母妻公之接女乎車馬嚴也

走犬良也矯誣而家美盜賊而財多何傷欲交吾擇
貴寵者而交之欲勢擇吏權者而使之取婦嫁子非
有權勢吾不與婚姻非貴有戚不與兄弟非富大家
不與出入因何也今俗侈靡以出相驕出倫踰等以
富過其事相競今世貴空爵而賤良俗靡而尊奸富
民不爲奸而貧爲里母也廉吏釋官而歸爲邑笑居
官敢行奸而富爲賢吏家處者犯法爲利爲材士故
兄勸其弟父勸其子則俗之邪至於此矣商君違禮
義棄倫理并心於進取行之三歲秦俗日敗秦人有

子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假父耨鉏杖
彗耳慮有德色矣毋取瓢椀箕箒慮立訊語抱哺其
子與公併踞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睨其慈子嗜利
而輕簡父母也念罪非有儲理也亦不同禽獸僅焉
耳然猶并心而赴時者曰功成而敗義耳歷六國兼
天下求得矣然不知反廉耻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
之法遂進取之業凡十三歲而社稷爲墟不知守成
之數得之之術也悲夫

瑰璋 事勢

天下有瑰政於此予民而民愈貧衣民而民愈寒使
民樂而民愈苦使民知而愈不知避縣網甚可瑰也
今有瑋術於此奪民而民益富也不衣民而民益煖
苦民而民益樂使民愈愚而民愈知不罹縣網陛下
無意少聽其數與夫雕文刻鏤周用之物繁多纖微
苦竅之器日變而起民弃完堅而務雕鏤纖巧以相
競高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輕能成用一歲今半歲
而弊作之費日挾巧用之易弊不耕而多食農人之
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貧而不足也故以未予民民大

貧以本予民民大富黼黻文繡纂組害女工且夫百
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方且萬里不輕能具天下之力
勢安得不寒世之俗侈相耀人慕其所不如悚迫於
俗願其所未至以相競高而上非有制度也今雖刑
餘鬻妾而賤衣服得過諸侯擬天子是使天下公得
冒主而夫人務侈也冒主務侈則天下寒而衣服不
足矣故以文繡衣民而民愈寒以布帛褫民民必煖
而有餘布帛之饒矣夫竒巧末技商販游食之民形
佚樂而心縣愆志苟得而行淫侈則用不足而蓄積

少矣卽遇凶年必先困窮迫身則苦饑甚焉今敲民而歸之農皆着於本則天下各食於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民安性勸業而無懸愆之心無苟得之志行恭儉蓄積而人樂其所矣故曰苦民而民益樂也世淫侈矣飭知巧以相詐利者爲知士敢犯法禁昧大奸者爲識理故邪人務而日起奸詐繁而不可止罪人積下衆多而無時已君臣相冒上下無辨此生於無制度也今去淫侈之俗行節儉之術使車輿有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數制數已定故君臣絕

尤而上下分明矣。擅過則讓上位僭者誅，故淫侈不得生，知巧詐謀無爲起，奸邪盜賊自爲止，則民離罪遠矣。知巧計不起，所謂愚故曰使愚而民愈，知不罹縣網，此四者使君臣相冒，上下無別，天下困貧，奸詐盜賊並起，罪人蓄積無已者也。故不可不急速救也。

孽產子

事業

民賣產子得爲之繡衣編經履偏諸緣入之閑中是古者天子后之服也。后之所以廟而不以燕也。而衆庶得以衣孽妾白穀之衣薄紈之裏緹以偏諸美者。

黼黻是古者天子之服也今貴富人大賈者喪資若
兄弟嘉會召客得以被牆古者以天下奉一帝一后
而節適今貴人大賈屋壁得爲帝服賈婦優倡下賤
產子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主帝
之身自衣阜綈而靡賈侈貴牆得被繡后以緣其領
孽妾以緣其履此臣之所謂舛也且試觀事理夫百
人作之不能衣一人也欲天下之無寒胡可得也一
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之無饑胡可得也饑
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無爲奸邪盜賊不可得也國

已素屈矣奸邪盜賊特須時尔歲適不爲如雲而起耳若夫不爲見室滿胡可勝撫也夫錙此而有安上者殊未有也今也平居則無疵施不敬而素寬有故必困然而獻計者類曰無動爲大耳夫無動而可以振天下之敗者何等也曰爲大夫治可也若爲大亂豈若其小悲夫俗至不敬也至無等也至冒其上也進計者猶曰無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銅布

銅布於下爲天下蓄何以言之銅布於下則民鑄錢

者大抵必雜石鉛鐵焉黥罪日繁此一禍也銅布於下偽錢無止錢用不信民愈相疑此二禍也銅布於下采銅者棄其田疇家鑄者損其農事穀不爲則隣於饑此三禍也故不禁鑄錢則錢常亂黥罪日積是陷阱也且農事不爲有罪爲菑故民鑄錢不可不禁止禁鑄錢必以死罪鑄錢者禁則錢必還重錢重則盜鑄錢者起則死罪又復積矣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下其禍博矣今博禍可除七福可致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下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銅不布下

則僞錢不繁民不相疑二銅不布下不得采銅不得鑄錢則民反耕田矣三銅不布下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錢重則以術散之則錢必治矣四挾銅之積以鑄兵器以假貴臣小大多少各有制度以別貴賤以差上下則等級明矣五挾銅之積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必富而末民困矣六挾銅之積制吾弃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壞矣此謂之七福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顧退七福而行博禍可爲長太

息者此其一也

壹通

所謂建武開函谷臨晉關者大抵爲備山東諸侯也
天下之制在陛下今大諸侯多其力因建關而備之
若秦時之備六國也豈若定地勢使無可備之患因
行無愛無私之道罷關一通而下無以區區獨有關
中者所謂禁游宦諸侯及無得出馬關者豈不曰諸
侯得衆則權益重其國衆車騎則力益多故明爲之
法無資諸侯於臣之計疏山東孽諸侯不令似一家

者其精於此矣豈若一定地制令諸侯之民人騎二馬不足以爲患益以萬夫不足以爲害今不定大理數起禁不服人心害無履之義不便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南邊爲奉地弥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有免侯之地於遠方調均發徵又且必同大國包小國而爲境小國闕大國而爲都小大駁躒遠近無衰天子諸侯封畔之經至無狀也以藩國資疆敵以列侯餌篡夫至不得也陛下柰何久不正此

屬遠 事勢

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將者不苦其勞繇使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其居士民皆有驩樂其土此天下之所以能長久也及秦而不然秦不能分尺寸之地欲盡自有之耳輸將起上海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能故也上之所得者甚少而民毒苦之甚深故陳勝一動而天下不振今漢越兩諸侯之中分而乃以廬江爲之奉地雖秦之遠邊過此不

遠矣今此不輸將不奉王非奉地義也尚安用此而
久縣其心哉若今此如奉地之義是復秦之迹也竊
以爲不便夫淮南窳民貧鄉也繇使長安者自悉以
補行中道衣行勝已羸弊矣疆提荷弊衣而至慮非
假貨自諸非有以所聞也履躡不數易不足以至錢
用之費稱此苦甚竊以所聞縣令丞相歸休者慮非
甚疆也不見得從者夫行數千里絕諸侯之地而縣
屬漢其勢終不可久漢往者家號泣而送之其來繇
使者家號泣而遣之俱不相欲也甚苦屬漢而欲王

類至甚也逋逃而歸諸侯者類不少矣陛下不之蚤定毋以資奸人

親躡危亂

事勢

陛下有所不爲矣臣將不敢不畢陳事制假設今天下如曩時也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今六七諸公皆無恙案其國而居當是時陛下即天子之位試能自安乎哉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侯併肩而起非有側室之勢以

豫席之也諸公率幸者乃得爲中消其次僅得爲舍
人高皇帝南面稱帝諸公皆爲臣材之不逮至遠也
高皇帝五年卽天子之位割膏腴之地以王有功之
臣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
十年之間反者九起幾危天下者六七陛下之與諸
公也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親封王之也自高
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陛下獨安能以是自安也
然尚有可諉者曰䟽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齊悼惠
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山王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

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各案其國而居當是時陛下卽天子之位能爲治乎臣又竊知陛下之不能也諸侯王雖名爲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非立漢令非行也雖離道如淮南王者令之安肯聽召之焉可致幸而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環視而起天下安可得制也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啟其口七首已陷於胸矣陛下雖賢誰與領諸侯此所謂親也者故疏必危

親必亂陛下之因今以爲治安柰何如其必且危亂也然且吟齟而堅控守之爲何如制以縶相懸臣能令知亂如今利百金

憂民

事勢

王者之法民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九年而餘三年之食三十歲而民有十年之蓄故禹水八年湯旱七年甚也野無青草而民無饑色道無乞人歲復之後猶禁陳耕古之爲天下誠有具也王者之法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

曰國非其國也今漢興三十年矣而天下愈屈食至寡也陛下不省邪未獲耳富人不貸貧民且饑天時不收請賣宅鬻子既或聞耳曩頃不雨令人寒心一雨爾慮若更生天下無蓄若此甚極也其在王法謂之何必須困至乃慮窮至乃圖不亦晚乎竊伏念之愈使人悲然則所謂國無人者何謂也有天下而欲其安者豈欺陛下者哉上弗自憂將以誰偷五歲小康十歲一凶三十歲而一大康蓋曰大數自人人相食至於今若干年矣卽不幸有方二三千之旱天

下何以相救卒然邊境有數十萬衆聚天下將何以
饋之矣兵旱相承民填溝壑剽盜攻擊者興繼而起
中國失救外敵必駭一日而及此之必然且用事之
人未必此省爲人上弗自省憂然事困乃驚而督下
曰此天也可柰何事旣無如憂之何及方今始秋時
可善爲陛下少間可使臣從丞相御史計之臣議詔
所自用秩二千石上雖幸使誼計勿厚疏殆無傷也
有時矣

解縣 事勢

天下之勢方倒縣竊願陛下省之也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蠻夷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是倒縣之勢也天下倒縣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特倒縣而已也又類躓且病痺夫躓者一面病痺者一方痛今西爲上流東爲下流故隴西爲上東海爲下則北境一倒也西郡北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已上不輕得息苦甚矣中地左戍延行數千里糧食餽餼至難矣斥候者望烽燧

而不敢卧將吏戍者或介冑而睡而匈奴欺侮侵掠
未知息時於焉信威廣德甚難臣故曰一方病矣醫
能治之而上弗肯使也天下倒縣甚苦矣竊爲陛下
惜之進諫者類以爲是困不可解也無具甚矣陛下
肯幸聽臣之計請陛下舉中國之禍而從之匈奴中
國乘其歲而富彊匈奴伏其辜而殘亡係單于之頸
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
令殺之乎生之乎次也陛下威嚴大信德義廣遠據
天下而必固稱高號誠所宜俛視中國遠望四夷莫

不如志矣然後退齋三日以報高廟令天下無愚智
男女皆曰皇帝果大聖也胡忍以陛下之明承天下
之資而久爲戎人欺傲若此可謂國無人矣

威不信

事勢

古之正義東西南北苟舟車之所達人迹之所至莫
不率服而後云天子德厚焉澤湛焉而後稱帝又加
美焉而後稱皇今稱號甚美而實不出長城彼非特
不服也又大不敬邊長不寧中長不靜譬如伏虎見
便必動將何時已昔高帝起布衣而服九州今陛下

杖九州而不行於匈奴竊爲陛下不足且事有甚逆者焉其義尤要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蠻夷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下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是倒植之勢也天子之勢倒矣莫之能理猶爲國有人乎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舟車所至可使如志而特捫然數百里而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

新書卷第三終

新書卷第四

漢 雒陽賈誼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匈奴 事勢

竊料匈奴控弦大率六萬騎五口而出介卒一人五六三十此卽戶口三十萬耳未及漢千石大縣也而敢歲言侵盜屢欲亢禮妨害帝義甚非道也陛下何不使能者一試理此將爲陛下以耀蟬之術振之爲此立一官置一吏以主匈奴誠能此者雖以千石居

之可也陛下肯聽其事計設令中國日治匈奴日危
大國大富匈奴適亡叱犬馬行理勢然也將必以匈
奴之衆爲漢臣民制之令千家而爲一國列處之塞
外自隴西延安至遼東各有分地以衛邊使備月氏
灌窳之變皆屬之其置郡然後罷戎休邊民天下之
兵帝之威德內行外信四荒悅服則愚臣之志快矣
不然帝威不遂心與嘿嘿竊聞匈奴當今遂羸此其
示武昧利之時也而建隆義渠東胡諸國又頗來降
以臣之愚匈奴動疑將一材而出竒厚贄以責漢不

大興不已旁午走急數十萬之衆積於此方天下安
得食而饋之臨事而重困則難爲工矣陛下何不蚤
圖建國者曰匈奴不敬辭言不順負其衆庶時爲寇
盜撓邊境擾中國數行不義爲我狡猾爲此柰何對
曰臣聞彊國戰智王者戰義帝者戰德故湯祝網而
漢陰降舜武干羽而三苗服今漢帝中國也宜以厚
德懷服四夷舉明義將示遠方則舟車之所至人迹
之所及莫不爲畜又且孰敢忤然不承帝意陛下爲
臣建三表設五餌以此與單于爭其民則下匈奴猶

振槁也夫無道之人何宜敢捍此其父陛下肯幸用
臣之計臣且以事勢諭天子之言德匈奴大衆之信
陛下也爲通言耳必行而弗易夢中詐人覺且不背
其信陛下已諾若日出之灼灼故聞君一言雖有微
遠其志不疑仇讐之人其心不殆若此則信諭矣所
孤莫不行矣一表臣又且以事勢諭陛下之愛令匈
奴之自視也苟胡面而戎狀者其自以爲見愛於天
子也猶若子之遇慈母也若此則愛諭矣此謂一表
臣又且諭陛下之好令胡之自視也苟其技之所長

與其所工一可以當天子之意若此則好諭矣此謂
二表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信爲大操帝義也愛
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必將至此謂三表凡
賞於國者不可以均賞均則國窳而尚薄不足以動
人故善賞者踔之駮轢之從而時厚之令視之足見
也誦之足語也乃可傾一國之心陛下幸聽臣之計
則臣有餘財匈奴之來者家長已上固必衣繡家少
者必衣文錦將爲銀車五乘大雕畫之駕四馬載綠
蓋從數騎御驂乘且雖單于之出入也不輕都此矣

令匈奴降者時時得此而賜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希心而相告人冀幸以爲吾至亦可以得此將以壞其目一餌匈奴之使至者若大降者也大衆之所聚也上必有所召賜食焉飯物故四五盛美截膜炙肉且醢醢方數尺於前令一人坐此胡人觀欲者固百數在旁得賜者之喜也且笑且飯味皆所嗜而所未嘗得也今來者時時得此而饗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垂涕而相告人徐悼其所自以吾至亦將得此將以此壞其口一餌降者之傑也若使者至也上

必使人有所召客焉令得召其知識胡人之欲觀者
勿禁令婦人傅白墨黑繡衣而侍其堂者二三十人
或薄或揜爲其胡戲以相飯上使樂府幸假之俾樂
吹簫鼓鞀倒挈面者更進舞者踰者時作少間擊鼓
舞其偶人莫時乃爲戎樂攜手胥彊上客之後婦人
先後扶持之者固十餘人使降者時或得此而樂之
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希盱相告人人恆恆唯恐其
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耳一餌凡降者陛下之所召
幸若所以約致也陛下必有時有所富必令比有高

堂邃宇善厨處大困京廐有編馬庫有陣車奴婢諸
嬰兒畜生具令此時大具召胡客饗胡使上幸令官
助之具假之樂令此其居處樂虞因令之畜皆過其
故王慮出其單于或時時賜此而爲家耳匈奴一國
傾心而冀人人汲汲惟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
腹一餌於來降者上必時時而有所召幸拊循而後
得入官夫胡大人難親也若上於故嬰兒召貴人子
好可愛者上必召幸大數十人爲此繡衣好闕且出
則從居則更侍上卽饗胡人也大穀抵也客胡使也

功士武士固近侍傍胡嬰兒得近侍側故貴人更進
得佐酒前上乃幸自御此薄使付酒錢時人偶人爲
間則出繡衣其帶服賓餘時以賜之上卽幸拊胡嬰
兒擣逾之戲弄之乃授炙幸自啗之出好衣闌且自
爲顛之上起胡嬰兒或前或後胡貴人旣得奉酒出
則服衣佩綬貴人而立於胡令數人得此而居耳一
國聞者見者希盱而欲人人恹恹惟恐其後來至也
將以此壞其心一餌故牽其目牽其耳牽其口牽其
腹四者已牽又引其心安得不來下胡抑抃也此謂

五餌若夫大變之應大約以權決塞因宜而行不可務形尊翁主重相室多其長吏衆門大夫皆謀士也必足之財且用吾人且用其尊觀其限窺其謀中外符節適繆拘也夫或人且安得久捍若此故三表已諭五餌旣明則匈奴之中乖而相疑矣使單于寢不聊寐食不甘口彈劔挾弓而蹲穹廬之隅左視右視以爲盡仇也彼其羣臣雖欲毋走若虎在後衆欲無來恐或軒之此謂勢然其貴人之見單于猶迓虎狼也其南面而歸漢也猶弱子之慕慈母也其衆之見

將吏猶靈迓仇讎也南鄉而欲走漢猶水流下也將
軍單于無臣之使無民之守夫惡得不係頸頓顙請
歸陛下之義哉此謂戰德彼匈奴見畧且引衆而遠
去連此有數夫關市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探求也願
上遣使厚與之和已不以許之大市使者反因於要
險之所多爲鑿開衆而延之關吏卒使足以自守大
每一關屠沽者賣飯食者美臠炙臠者每物各一二
百人則胡人著於長城下矣是王將彊北之必攻其
王矣以匈奴之饑餓羨嗜臠炙多飲酒此則亡

竭可立待也。賜大而愈饑，多財而愈困。漢者所希心而慕也。則匈奴貴人以其千人至者，顯其二三；以其萬人至者，顯其十餘人。夫顯榮者，招民之機也。故遠期五歲，近期二年之內，匈奴亡矣。此謂德甚。或曰：建三表明，五餌盛，資翁主禽敵國而后止，費至多也。惡得財用而足之？對曰：請無敢費御府銖金尺帛，然而臣有餘資。問曰：何以對？曰：國有二族，方亂天下，甚於匈奴之爲邊患也。使上下踈踳，逆天下，窺貧盜賊，罪人蓄積無已。此二族爲宗也。上去二族，弗使亂國。天

下治富矣臣賜二族使崇匈奴過足言者或曰天子不怵人民憲之曰苟或非天子民尚豈天子也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王者於天下苟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及雖蠻夷戎狄孰非天子之所作也而愾渠頗率天子之民以不聽天子則愾渠大罪也今天子自爲懷其民天子之理也豈有怵人之民哉

勢卑

事勢

匈奴侵甚侮甚遇天子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無已

也以漢而歲致金絮繒絲是入貢職於蠻夷也顧爲
戍人爲諸侯也執既卑辱而禍且不息長此何窮陛
下胡忍以帝皇之號特居此實竊料匈奴之衆不過
漢一千石大縣以天下之大而困於一縣之小甚竊
爲執事羞之陛下有意胡不使臣一試理此夫胡人
於古小諸侯之所銓權而服也奚宜敢悍若此以臣
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因幸行臣之計半歲之內休
屠飯失其口矣少假之間休屠繫頸以草膝行頓顙
請歸陛下之義唯上財幸而後復羅履屬國之官臣

賜歸伏田廬不復洩末廷則忠臣之志快矣今不獵
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兔所獵得毋小所
搏得毋急乎繁細是虞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

淮難

事勢

一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
也淮南王來入赴千乘之君陛下爲稽顙謝罪皇太
后之前淮南王曾不譙讓數留之罪無加身者舍人
橫制等室之門陛下追而赦之吏曾不省捕王人於
天子國橫行不辜而無譴乃賜美人多載黃金而歸

侯邑之在其國者畢從之佗所陛下於淮南王不可
謂薄矣然而淮南王天子之法咫尺蹀促而費用也皇
帝之令咫尺批傾而不行天下孰不知天子選功臣有
識者以爲之相吏王僅不踏蹀而逐耳無不稱病而
走者天下孰弗知日接待怨言以誹謗陛下之爲皇
太后之餽賜逆拒而不受天子使者奉詔而弗得見
僵卧以發書天下孰不知聚罪人竒狡少年通機竒
之徒啟章之等而謀爲東帝天下孰弗知淮南王罪
已明陛下赦其死罪解之金道以爲之神其人自病

死陛下何負天下大指執以王之死爲不當陛下無
負也如是則淮南王罪人之身也淮南子罪人之子
也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無解細於
前事且世人不以肉爲心則已若以肉爲心人之可
知也今淮南子少壯聞父辱狀是立咫尺焉泣洽矜肘
咫尺交項腸至腰肘如繆維耳豈能須臾忘哉是而
不知是非人也陛下治天下之命而淮南王至如此
極其子舍陛下而更安所歸其怨爾特曰執未便事
未發舍亂而不敢言若誠其心豈忌陛下哉白公勝

所爲父報仇者報大父與諸伯父叔也令尹子西司馬子綦皆親群父也無不盡傷昔者白公之爲亂也非欲取國代主也爲發憤快志爾故欲匕首以衝仇人之匈固爲要俱靡而已耳固非冀生也今淮南王雖小黠布嘗用之耳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安便雖割而爲四四子一心未異也豫讓爲智伯報趙襄子五起而不取者無佗資力少也子胥之報楚也有吳之衆也白公成亂也有白公之衆也闔閭富故然使鱗諸刺吳王僚燕太子丹富故

然使荆軻殺秦王政今陛下將尊不德之人與之衆積之財此非有白公子胥之報於廣都之中者即疑有縛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其策安便哉此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留意計之

無蓄

事勢

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故勝七歲之旱夫蓄積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嚮而不濟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柔附遠何招而不至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

而知榮辱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今未之嘗
聞古人曰一夫不耕或爲之饑一婦不織或爲之寒
生之有時而用之無節則物力必屈古之爲天下者
至悉也故其蓄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
天下之大殘也從生之害者甚盛是天下之大賊也
汰流淫佚侈靡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崇也殘賊
公行莫之或止大命泛敗泛方勇
反覆也莫之振救何計者
也事情安所取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衆天下之
執何以不危漢之爲漢幾四十歲矣公私之積猶可

哀痛也故失時不雨民且狼顧矣歲惡不入請賣爵
鬻子既或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阡危若此而上不驚
者世未之有饑荒天下之常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
有方二三千之旱國何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
十百萬之聚衆國何以餽之矣兵旱相乘天下大屈
勇力者聚徒而橫擊罷夫羸老易子孫而較其骨故
法未畢通也遠方之能者並舉而爭起矣爲人上者
乃試而啗之豈將有及乎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以
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

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也其王制若此之迫陛下柰何不促使計所以爲此可以流涕者又是也

鑄錢 事勢

廼者竊聞吏復鑄錢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少者十數家屬知識及吏之所疑繫因榜笞及奔走者類甚不少僕未之得驗然其刑必然抵禍罪者固乃始耳此無息時事甚不少於上大不便願陛下幸無忽法使天下公得願租鑄錢鑄錢之情非殺鈔鐵及

錫雜銅也不可得贏而殺之甚微又易爲無異鹽羨之易而其利甚厚張法雖公鑄舍賜而鑄者情必奸僞也名曰顧租公鑄法也而實皆黥罪也有法若此上將何賴焉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奸今令細民操造弊之勢各隱屏其家而公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此理然也夫日着以請之則吏隨而揜之爲民設阱孰積於是上弗蚤圖之民勢且盡矣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雖少異乎未甚也民方陷溺上弗具救乎且世民用

錢縣異而郡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輕小異行或
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將使天下操權族而吏
急一之乎則大煩苛而民弗任且力不能而勢不可
施縱而弗苛乎則郡縣異而市肆不同小大異用錢
文大亂夫苟非其術則何嚮而可哉夫農事不爲而
采銅日煩釋其耒耨冶鑛鑪炭奸錢日繁正錢日亡
善人休而爲奸邪愿民陷而之刑僇黥罪繁積吏民
且日鬪矣少益於今將甚不祥柰何而忽國知患此
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何以圍之

令禁鑄錢錢必還重四錢之粟必還二錢耳重則盜
鑄錢如雲而起則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不勝
而禁法數潰難言已大事也又亂而費弗蚤振恐不
稱陛下之明凡治不得應天地星辰有動非小故也
或累王德陛下不可以息方今始伏望可善圖也

新書卷第五

漢 雒陽賈誼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傳職 連語

或稱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以革勸其心教之禮
使知上下之則宣或爲之稱詩而廣道顯德以馴明
其志教之樂以疏其穢而填其浮氣教之語使明於
上世而知先王之務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
興者而戒懼焉教之任術使能紀萬官之職任而知

治化之儀教之訓典使知族類疏戚而隱比馴焉此
所謂學太子以聖人之德者也或明惠施以道之忠
明長短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
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
之仁明簡雅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直以
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明齊肅以道之教此所謂
教太子也左右前後莫非賢人以輔相之威儀以先
後之攝體貌以左右之制義行以宣翼之章恭敬以
監行之勤勞以勸之孝順以內之敦篤以固之忠信

以發之德言以揚之此所謂順者也此傳人之道也
非賢者不能行天子不論於先聖王之德不知君國
畜民之道不見義禮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
典傳不聞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天子學業之
不法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古者齊太公職之天子
不姻於親戚不惠於庶民無禮於大臣不中於刑獄
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誠於戎事不信
於諸侯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彊於行賜予侈於
左右近臣羞愛於疏遠卑賤不能懲忿窒欲大行大

禮大義大道不從太師之教凡此其屬太傅之任也
古者魯周公職之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教誨諷
誦詩書禮樂之不經不法不古言語不序音聲不中
律將學趨讓進退節度不以禮升降揖讓無容視瞻
俯仰周旋無節妄咳唾數顧趨行不德色不比順隱
琴肆瑟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古者燕召公職之天
子燕辟廢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荅遠方諸侯遇貴
大人不知文雅之辭荅左右近臣不知已諾之適簡
聞小誦之不博不習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古者史

佚職之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御
噐在側不以度雜絲從美不以章忿怒說喜不以義
賦與噍讓不以節小行小禮小義小道凡此其屬少
傅之任也天子居處燕私安所易樂而湛夜漏屏人
而數飲酒而醉食肉而飽飽而強饑而憊暑而喝寒
而嗽寢而莫宥坐而莫侍行而莫先莫後尚自爲開
戶自取玩好自執噐無函顧還面而御噐之不舉不
減拆毀喪傷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干戚戈羽之舞
管籥琴瑟之會號呼譟謹聲音不中律燕樂雅誦頌

樂序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不知日月之不特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不知風雨雷電之貴凡此其屬太史之任也

保傅

連語

殷爲天子三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非甚相遠也何殷周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初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

之道也故自爲赤子時教固已行矣昔者周成王幼
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
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
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
與太子燕居者也故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
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
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
居處出入故太子初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
右前後皆正人也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也猶生

長於齊之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
不正猶生長於楚之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
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爲之孔
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般周之所以長有
道也及太子少長知好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
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
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
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賢智在位而功不遺
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

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
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此五學者既
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學成治就是殷周
所以長有道也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
有司過之史有徹膳之宰天子有過史必書之史之
義不得書過則死而宰收其膳宰之義不得收膳卽
死於是有進善之旌有誹謗之木有敢諫之鼓擊史
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
而不愧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是殷周之所以長有

道也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
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
也行以鸞和步中采薺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
於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故
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食以禮徹以樂失度
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而讀之宰夫減其膳是天
子不得爲非也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
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
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

義者謂之克

一本作輔

克者克天子之志也常立於左是

太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而強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記而舉無過事殷周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天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尚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尚者刑罰也故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

三族也故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
深爲之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管然豈胡
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習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
曰不習爲吏而視已事又曰前車覆而後車戒夫殷
周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不
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
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
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諭教
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夫於道

術知義理之指則教之切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矣夫胡越之人生而同聲嗜慾不異及其長而成俗也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蚤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

連語

連語

紂聖天子之後也有天下而宜然苟背道棄義釋敬慎而行驕肆則天下之人其離之若崩其背之也而

不約而若期夫爲人主者誠柰何而不慎哉紂將與
武王戰紂陳其卒左臆右臆鼓之不進皆還其刃顧
以鄉紂也紂走還於寢廟之上身鬪而死左右弗肯
助也紂之官位與紂之軀棄之王門之外民之觀者
皆進蹠之踏其腹履其腎踐其肺履其肝周武王乃
使人惟而守之民之觀者擗帷而入提石之者猶未
肯止可悲也夫孰爲民主直與民爲仇殃忿若此夫
民尚踐盤其軀而况有其民政教乎羞甚臣竊聞之
曰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夫牛

之爲胎也細若鼯鼠紂損天下自象箸始故小惡大惡一類也過敗雖小皆紂之罪也周諺曰前車覆而後車戒今前車已覆矣而後車不知戒不可不察也梁嘗有疑獄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罪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有竒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罪雖寡人亦疑爲吾決是柰何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然臣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

金王曰徑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大說以臣義竊觀之墻薄則亟壞繒薄則亟裂噐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臣竊以爲厚之而可耳抑臣又竊聞之曰有上主者有中主者有下主者上主者可引而上不可引而下下主者可以引而下不可引而上中主者可以引而上可以引而下故上主者堯舜是也

夏禹昇后稷與之爲善則行鯀讎堯欲引而爲惡則
誅故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下主者桀紂是也隰
侯惡來進與爲惡則行比干龍逢欲引而爲善則誅
故可與爲惡而不可與爲善所謂中主者齊桓公是
也得管仲隰朋則九合諸侯豎貂易牙則餓死胡官
蟲流而不得葬故材性乃上主也賢人必合而不肖
人必離國家必治無可憂者也若材性下主也邪人
必合賢正必遠坐而須亡耳又不可勝憂矣故其可
憂者唯中主爾又似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緇則黑

無善佐則亡此其不可不憂者耳詩曰芄芃棫樸薪之槩之濟濟辟王左右超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故臣竊以爲諫左右急也

輔佐

連語

大相上承大義而啟治道總百官之要以調天之宜正身行廣教化脩禮樂以美風俗兼領而和一之以合治安故天下失宜國家不治則大相之任也上執政職大拂秉義立誠以翼上志直議正辭以待上行批天下之患匡諸侯之過令或鬱而不通臣或整而

不義大拂之任也中執政職大輔聞善則以獻知善則以獻明號令正法則領度量論賢良次官職以時巡循使百吏敬率其業故經義不衷賢不肖失序大輔之任也下執事職道行典知變化以爲規是非明利害掌僕反輿馬之度羽旄旌旗之制步驟徐疾之節春夏秋冬馬之倫色居車之容登降之禮見規宜諭見過則調故職不率義則道行之任也調訊典博聞以掌駟乘領時從比賢能天子出則爲重右坐立則爲位承聖帝之德畜民之道禮義之正應事之理

則職以箴刑獄之衷賞罰之誠已諾之信百官之經
喪祭之共戎事之誠身行之彊則職以諗遇大臣之
敬遇小臣之惠坐立之端言默之序音聲之適揖讓
之容俯仰之節立事之色則職以証出入不從禮衣
服不從制御器不以度迎送非其章忿說忘其義取
予失其節安易而樂湛則職以諫故善不徹過不聞
侍從不諫則調訊之任也典方典容儀以掌諸侯遠
方之君譏之班爵列位執任之約朝覲宗遇會同享
聘貢職之數辨其民人之衆寡政之治亂率意道順

僻淫犯禁之差第天子巡狩則先循于其方故或有
功德而弗舉或有淫僻犯禁而不知典方之任也奉
常典天以掌宗廟社稷之祭祀天神地祇人鬼凡山
川四望國之諸祭吉凶妖祥占相之事序禮樂喪紀
國之禮儀畢居其宜以識宗室觀民風俗審詩商命
禁邪言息淫聲於四時之交有事於南郊以報禘天
明故歷天時不得事鬼神不序經禮儀人倫不正奉
常之任也桃師典春以掌國之衆庶四民之序以禮
義倫理教訓人民方春三月緩施生遂動作百物是

時有事于皇考祖考

有脫文

問孝闕

新書卷第六

漢 雒陽賈誼著

明 新安程榮校

禮

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傳太子發嗜鮑魚而太公弗與
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尋
常之室無與剽恐當作昨之位則父子不別六尺之輿無
左右之義則君臣不明尋常之室六尺之輿處無禮
卽上下踏逆父子悖亂而况其大者乎道德仁義非

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
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
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
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撝節退讓以明禮
禮者所以固國家定社稷使君無失其民者也主臣
禮之正也威德在君禮之分也尊卑小大強弱有位
禮之數也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屬
士庶各愛其家失愛不仁過愛不義禮者所以守尊
卑之經強弱之稱者也禮天子適諸侯之宮諸侯不

敢自阼階者主之階也天子適諸侯諸侯不敢有官
不敢爲王人禮也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
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至也君仁則不厲臣忠則不
二父慈則教子孝則協兄愛則友弟敬則順夫和則
義妻柔則正姑慈則從婦聽則婉禮之質也禮者臣
下所以承其上也故詩云一發五豝吁嗟乎騶虞騶
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天子佐輿十乘
以明貴也二牲而食以優飽也虞人翼五豝以待一
發所以復中也人臣於是所尊敬不敢以節待敬之

至也其尊其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志厚盡矣作此詩者以其事深見良臣順下之志也者可以義矣故其嘆之也長曰于嗟乎雖古之善爲人臣者亦若此而已禮者所以節義而沒不還故饗飲之禮先爵於卑賤而后貴者始差殺膳下泆而樂人始奏觴不下徧君不賞差殺不下泆上不舉樂故禮者所以恤下也由余曰乾肉不腐則左右親苞苴時有筐篚時至則群臣附官無蔚藏臝陳時發則戴其上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未以爲好也上少投之則

下以軀償矣弗敢謂報願長以爲好古之蓄其下者其施報如此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也民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九年而餘三年之食三十歲相通而餘十年之積雖有凶旱水溢民無饑饉然後天子備味而食日舉以樂諸侯食珍不失鍾鼓之縣可使樂也者上下同之故禮國有饑人人主不殮國有凍人人主不裘報囚之日人主不舉樂歲凶穀不登臺扉榭徹于侯馬不食穀馳道不除食減膳饗祭有關故禮者自

行之義養民之道也受計之禮主所親拜者二聞生
民之數則拜之聞登穀則拜之詩曰君子樂胥受天
之祐胥者相也祐大福也夫憂民之憂者民必憂其
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與士民若此者受天之
福矣禮聖王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
聲不忍嘗其肉隱弗忍也故遠庖厨仁之至也不合
圍不掩群不射宿不涸澤豺不祭獸不田獵獺不祭
魚不設網罟鷹隼不鷙睢而不逮不出穎羅草木不
零落斧斤不入山林昆蟲不蟄不以火田不麝不卵

不剝胎不夭魚肉不入廟門鳥獸不成毫毛不登庖
廚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物莫不多湯見祝網者置
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罹
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爲此湯乃解其三面
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網今之人循緒欲
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
者其憚害物也如是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鳥
獸矣四十國歸之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
濯白鳥皤皤王在靈沼於物魚躍言德至也聖主所

在魚鼈禽獸猶得其所况於人民乎故仁人行其禮則天下安而萬理得矣逮至德渥澤洽調和大暢則天清澈地富煇物時熟民心不挾詐賊氣脉淳化攬齧搏擊之獸鮮毒蠱猛蚘之虫蜜毒山不蕃草木少薄矣鑠乎大仁之化也

切丁
宵反

容經

連語

志有四興朝廷之志淵然清以嚴祭祀之志諭然思以和軍旅之志怫然愠然精以厲喪紀之志溲然漑然憂以湫四志形中四色發外維如志色之經也容

有四起朝廷之容師師然翼翼然整以敬祭祀之容
遂遂然粥粥然敬以婉軍旅之容溷然肅然固以猛
喪紀之容恻然懾然若不還容經也視有四則朝廷
之視端不平衡祭祀之視視如有將軍旅之視固植
虎張喪紀之視不不垂綱視經也言有四術言敬以
固朝廷之言也文言有序祭祀之言也屏風折聲軍
旅之言也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言經也固頤正視
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間二寸端面攝纓端股整足
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微磬曰共立因以磬折曰肅

立因以垂佩曰卑立立容也

共音恭下同

坐以經立之容

肘不差而足不跌視平衡曰經坐微俯視尊者之膝

曰共坐仰首視不出尋常之內曰肅坐廢首佝肘曰

卑坐坐容也

跌徒結反佝與低同

行以微磬之容臂不搖掉肩

不下上身似不則從然而任行容也

掉徒弔反

趨以微磬

之容飄然翼然肩狀若不足如射箭趨容也旋以微

磬之容其始動也穆如驚倏其固復也旄如濯絲跣

旋之容也

倏式六反跣步態反

跪以微磬之容掄右而下進左

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跪容也拜以磬折之容吉

事上左凶事上右隨前以舉項衡以下寧速無遲背

項之狀如屋之玄拜容也

玄未詳

拜而未起伏容也坐

乘以經坐之容手撫式視五旅欲無顧顧不過較小

禮動中禮式大禮下坐車之容也

乘繩證反下同

立乘以經

立之容右持綏而左臂誦存劔之緯欲無顧顧不過

較小禮據中禮式大禮下立車之容也禮介者不拜

兵車不式不顧不言反抑式以應武容也兵車之容

也若夫立而跛坐而踠體怠懈志驕傲趁視數顧容

色不比動靜不以度妄咳唾疾言嗟氣不順皆禁也

蹠彼寄反又作跋智反躡蒲堅反足不正也古者

年九歲入就小學踈小節焉業小道焉東髮就大學

踈大節焉業大道焉是以邪放非辟無因入之焉諺

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辟無由來古

之人其謹於所近乎詩曰芄芃域樸薪之楨之濟濟

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古者聖王居

有法則動有文章位執戒輔鳴玉以行佩玉也上有

葱珩下有雙璜衝牙纘珠以約其間琚瑀以雜之行

以采薺趨以肆夏步中規折中矩登車則馬行而鸞

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故詩曰和鸞雝雝萬
福攸同言動以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故曰明君在
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貌可觀作
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
承其上以接其等以臨其下以畜其民故爲之上者
敬而信之等者親而重之下者畏而愛之民者肅而
樂之是以上下和協而士民順一故能綜攝其國以
藩衛天子而行義足法夫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
而可象謂之文富不可爲量多不可爲數故詩曰威

儀棣棣不可選也。棣棣富也不可選。衆也。言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小大品事之各有容志也。子贛由其家來謁於孔子。孔子正顏舉杖。磬折而立。曰：子之大親母，乃不寧乎？放杖而立。曰：子之兄弟亦得無恙乎？曳杖倍而行。曰：妻子家中得無病乎？故身之倨佻乎之高下顏色聲氣各有宜稱，所以明尊卑別踈戚也。子路見孔子之背磬折舉哀，曰：唯由也見孔子聞之曰：由也何以遺亡也？故過猶不及，有餘猶不足也。語曰：况乎明王執中履衡言秉中適而據乎宜，故

威勝德則淳德勝威則施威之與德交若糾纏且畏
且懷君道正矣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
然後君子

龍也者人主之辟也亢龍往而不返故易曰有悔悔
者凶也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曰勿用勿用者不可也
龍之神也其惟茲能乎能與細細能與巨巨能與高
高能與下下吾故曰龍變無常能幽能章故至人者
在小不實在大不窕狎而不能作習而不能順姚不
愔卒不妄饒裕不羸迫不自喪明是審非察中居宜

此之謂有威儀古之爲路輿也蓋園以象天二十八
揅以象列星軫方以象地三十幅以象月故仰則觀
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覩鸞和之聲側聽則觀四
時之運此與教之道也人主太淺則知闇大博則業
厭二者異同敗其傷必至故師傳之道旣美且施又
慎其齊適疾徐任多少造而勿趣稍而勿苦省其所
省而堪其所堪故力不勞而身大盛此全人之化也

春秋 連語

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

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
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所聞也
譴而行誅則庖宰監食者法皆當死心又弗忍也故
吾恐蛭之見也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為
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積皆
愈故天之視聽不可謂不察

衛懿公喜鶴鶴有飾以文繡而乘軒者賦歛繁多而
不顧其民貴優而輕大臣群臣或諫則面叱之及翟

伐衛寇挾城堞矣衛君垂泣而拜其臣民曰寇迫矣
士民其勉之士民曰君亦使君之貴優將君之愛鶴
以爲君戰矣我儕棄人也安能守戰乃潰門而出走
翟寇遂入衛君奔死遂喪其國故賢主者不以草木
禽獸妨害人民進忠正而遠邪僞故民順附而臣下
爲用今釋人民而愛鳥獸遠忠道而貴優笑反甚矣
人主之爲人主也舉錯而不償者杖賢也今倍其所
主而棄其所杖其償什也不亦宜乎語曰禍出者禍
反惡人者人亦惡之管子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此

違其馬者也

鄒穆公有令食鳧鴈者必以糝毋敢以粟於是倉無糝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糝吏以請曰糝食鴈爲無費也今求糝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糝以糝食鴈則費甚矣請以粟食之公曰去非而所知也夫百姓煦牛而耕曝背而耘苦動而不敢惰者豈爲鳥獸也哉粟米人之上食也柰何其以養鳥也且汝知小計而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弗聞與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與民此非吾粟乎

鳥苟食鄒之糝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
民於吾何擇鄒民聞之皆知其私積之與公家爲一
體也

楚王欲淫鄒君乃遺之技樂美女四人穆公朝觀而
夕畢以妻死事之孤故婦人年弗稱者弗畜節於身
而弗衆也王輿不衣皮帛御馬不食禾菽無淫僻之
事無驕燕之行食不衆味衣不雜采自刻以廣民親
賢以定國親民如子鄒國之治路不拾遺臣下順從
若手之投心是故以鄒子之細魯衛不敢輕齊楚不

能脅鄒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月四境
之隣於鄒者士民鄉方而道哭抱手而憂行酤家不
售其酒屠者罷列而歸傲童不謳歌春築者不相杵
婦女扶珠璣丈夫釋玦軒琴瑟無音暮年而後始復
故愛出者愛反福徃者福來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
之其此之謂乎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諸侯有道
守在四隣

宋康王時有爵生鸛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
大必伯於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諸侯取淮北

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伐社稷而
焚之曰威服天地鬼神罵國老之諫者爲無頭之棺
以視有勇剖偃者之背斲朝涉之脛國人大駭齊王
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於郟侯之館遂得病
而死故見祥而爲不可祥反爲禍

晉文公出畋前驅還白前有大蛇高若堤橫道而處
文公曰還車而歸其御曰臣聞祥則迎之妖則凌之
今前有妖請以從吾者攻之文公曰不可吾聞之曰
天子夢惡則修道諸侯夢惡則修政大夫夢惡則修

官庶人夢惡則修身若是則禍不至今我有失行而
天招以戒我若攻之是逆天命也乃歸齊宿而請於
廟曰孤實不佞不能尊道吾罪一執政不賢左右不
良吾罪二飭政不謹民人不信吾罪三本務不修以
咎不姓吾罪四齊肅不莊粢盛不潔吾罪五請興賢
遂能而章德行善以導百姓母復前過乃退而修政
居三日而夢天誅大蛇曰爾何敢當明君之路文公
覺使人視之蛇已魚爛矣文公大說信其道而行之
不鮮遂至於伯故曰見妖而迎以德妖反爲福也

楚懷王心矜好高人無道而欲有伯王之號鑄金以象諸侯人君令大國之王編而先馬梁王御宋王驂垂周召畢陳滕薛衛中山之君皆象使隨而趨諸侯聞之以爲不宜故興師而伐之楚王見士民爲用之不勸也乃徵役萬人且掘國人之墓國人聞之振動晝旅而夜亂齊人襲之楚師乃潰懷王逃適秦免尹殺之西河爲天下笑此好矜不讓之罪也不亦羞乎齊桓公之始伯也翟人伐燕桓公爲燕北伐翟乃至於孤竹反而使燕君復召公之職桓公歸燕君送桓

公入齊地百六十里桓公問於管仲曰禮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恐後世之以寡人爲存燕而欺之也乃下車而令燕君還車乃割燕君所至而與之遂溝以爲境而後去諸侯聞桓公之義口不言而心皆服矣故九合諸侯莫不樂德扶興天子莫不勸從誠退讓人孰弗戴也

二世胡亥之爲公子昆弟數人詔置酒饗群臣召諸子賜食先罷胡亥下陛視群臣陳履杖善者因行殘

敗而去諸侯聞之莫不大息及二世卽位皆知天下必棄之

孫叔敖之爲嬰兒也出遊而還憂而不食其母問其故泣而對曰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其母曰今蛇安在曰吾聞見兩頭蛇者必死吾恐他人又見之吾已殺而埋之也其母曰無憂汝不死吾聞之有陰德者天必報之以福果不死人聞之皆諭其能仁也及爲令尹未治而國人信之

新書卷第六終